

論語羣疑考

卷四

1229
4



門 仁 2
卷 4
1229

岡氏
齋

岡氏
齋

論語羣疑考卷四

冢田虎著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章

仁齋云夫子之德賢於堯舜何有所不能作每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皆好古傳述而不有所敢創作者何也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眾智不好自我作古而事必好稽古况往聖典則布在方策述之有餘信之可法云

此章集解無異義朱註盡之但以竊比為尊之之

羣疑考

卷四

刀

佳風官藏

辭不是也凡言竊者謙辭耳仁齋之解不可然也
以孔子之德為賢於堯舜者孟子以為幸我之言
然是更有所取而言之辭耳而孔子與堯舜顯然
使之並肩以孔子為賢焉者恐將失義矣且聖人
之智在廣資眾智者雖以舜好問好察適言言之
然果如斯則孔子之於古聖人也猶舜之於羣臣
與又假令往聖之典則不備孔子身未得位何如
得作天下典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
可以知也

茂卿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是必古稱老彭之語

孔子誦之以自比也又云是孔子知命之言王者不
與孔子不克當作作者之聖故云爾又云舊註我親之
之辭殷世甚遠孔子何以親之又舉邢疏論老彭諸
說曰此諸說誕而不足信古者釋奠先聖先師按彭
城近於魯則魯必先師老彭故孔子竊以尊之我以
親之也

二句以為稱老彭之語者寔可然也其以此章為
知命之言者未知其是也舊註我親之之辭是不
可敢非之縱距數千年以其道同者親之以言我
何非之有况孔子之先殷人也則特親之爾其以

爲魯必先師老彭者尤無稽之臆說也太戴禮孔子稱曰昔商老彭及仲傀又此章稱之則是唯以爲殷賢人而不深求其人可也韓愈云先儒多謂仲尼謙辭失其旨矣吾謂仲尼傷己不遇歎其道若老彭而已此韓愈以老彭爲何人乎其亦以爲不遇之人乎今之語何如見不遇之意焉茂卿知命之說意者倣此韓愈與

○子曰默而識之章

鄭玄云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朱註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

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源佐云默而識之猶曰靜言思之言不待人言而自識之何有於我者言此二者外何德能有於我乎茂卿云默而識之不言而喻也識之識禮樂之義也默而識之則好好則學而不厭不厭則樂樂則誨人不倦此三者相因而至故曰何有於我哉言不容其力也鄭玄至何有爲句絕於我哉三字爲句者文義太碎必不是也朱註以爲謙辭亦不通夫子曾自言我學而不厭誨而不倦而今何爲又謙之仁齋之

解其意以爲學而不厭，誨而不倦。二句論語孟子中三出，而佗無默而識之一句，故此一句蒙下二句，而不待人言，自識學而不厭，誨而不倦，此甚迂遠，又且何有之辭，亦失文例矣。茂卿之說尤牽強，且識之焉，爲喻禮樂之義之謂，又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之語，亦以何有爲不用力之辭乎？是殊不通之解也。唯德夫以爲此孔子責門弟子之善也，此解得之，但厭字諸說皆讀爲忌厭之厭者，不是也，不厭不倦對文可以見焉。

○子曰：德之不脩，章。

仁齋云：修德謂養仁義之良心也。學所以明之也。茂卿云：是吾憂也者，孔子憂夫門人不修不講，不徒不改也。誨人不倦之事，孔子不以天下爲憂，而以門人爲憂，知命也。德夫亦以茂卿爲得焉。

此章集解朱註皆是也。本文固義明也，而仁齋之解則是孟軻氏之學，而非孔門之學也。亦其宋儒之餘習，未之免者耳。所謂仁義之良心，於孔門師弟之言，未之嘗聞焉。茂卿之奇說固不見於文，若其果然，則章首宜有二三子或弟子之稱，吾憂亦當爲我憂。

○子之燕居章

馬融云申申夭夭和舒之貌皇疏云申申者心和也
夭夭貌舒也朱註揚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
愉也茂卿云申申夭夭居不容也

皇侃申申心和也者不是也此形容夫子燕居之
狀貌耳不可以心言之就字解之則朱註為優居
不容者特謂容儀也夭夭字謂顏色可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章

孔安國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也明盛時夢見
周公欲行其道也朱註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

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
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
仁齋云蓋夫子壯時切欲行周公之道故夜夢屢見
之及其老也無復是夢而自知其衰之甚蓋歎此道
不行於世也茂卿云孔子生於周之衰而志於制作
又人臣也故夢周公明王不作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故曰吾衰也天命不至天使孔子衰益知天命不復
至也故曰甚矣久矣

安國之解穩也程朱之解大誤語意矣聖人雖至
老豈以為不能行而可無復是心乎夫子既自言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焉又曰妄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有孳茲斃而后已然則雖至死謂無復是心無乃違孔子之志乎仁齋之解則是也茂卿志於制作之說以其僻見往往誤聖語也多矣且五十而知天命故曰吾衰也者何言也若其不知天命則亦不覺其衰乎今之語明依其不復夢見周公之久乃初自知志慮衰之謂也又讀久矣以屬上句者皆非也語意非謂衰之久而謂不復夢見之久也上句首曰甚矣下句首曰久矣文義自明也

○子曰志於道章

何晏云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朱註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源佐云志者心有所嚮望之謂志於道則知所向茂卿云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者得先王之道於己以行于世也先王之道大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一旦所能得焉乎故曰志于道

志之言何慕之謂也乎又道何不可體何晏以道爲何物乎蓋是以老莊之見言之爾且曰志者父在觀其志十有五而志于學既再三有焉諸註何

更於此又解之朱註心之所之仁齋之所嚮望亦且不得志之義晦菴所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是道也者雖固不可離於人倫日用之間然士君子之所志豈徒日用之間也哉仁齋則謂何道耶其解不審也茂卿之解其意非不是然設張其文辭而使書生輩眩耳乃不切於語意今之志於道與十有五而志于學其義全同豈殊其解耶

何晏云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朱註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仁齋云據猶據其地之據謂身居其地也茂卿云德己之德也德人人殊

也各以其性之所近成以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可以見也

何晏之解皆不是也據豈杖之謂也乎德何物而有何如成形乎朱註執守之意亦其臆解而不協據字義所謂有得於心者其家言如前辯焉據字仁齋爲得之猶三國割據之據也茂卿之僻見如往往辯之德人人別者出於何經傳所引之虞書周官豈德人人別之謂也乎其取義謬焉耳何晏云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朱註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仁齋云依者

倚附而不離之謂仁者道德之長依此而行則道立
茂卿云仁者長人安民之德云云
何晏以仁為仁者不合於上下句不可以為道者
德者也朱註之仁其家學如往往辯之聖訓之所
無也仁齋以為仁者道德之長亦見其論則曰道
德其全者而仁義者道德中一分之名也夫既謂
仁者道德之長又謂仁義者道德中一分之名也
何為其言之不契合又以為道德仁義本無二致
謂此章為大小始終之言者皆不得章意也且以
此觀之所謂道也德也仁也義也其人皆未得其

為物者與茂卿所謂長人安民亦如往往論之其
僻說耳此章自志於道至游於藝其所以次屬諸
說皆似不得章意其詳著於聖道得門

何晏云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朱註游者玩
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
所寓云云仁齋從朱註而不言理耳茂卿云藝六藝也
游猶游旅有時乎游以娛我耳目可發其意智也人
之於藝亦爾有游則有息不于常之謂也云云

何晏之解失游之義寧以六藝為不足之事可也
哉朱註是也但言至理者其家言耳茂卿游之解

有害於事，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乃將游於藝之謂也。豈唯有時乎游以娛耳目乎哉？游之解，朱註爲優矣。茂卿又非，朱子仁齋曰：皆不知先王之教全在禮樂，此不思抵牾於己之解也。禮樂乃六藝之數也。若先王之教全在禮樂，則是常可習之事也，豈得言有游則有息，不于常之謂乎。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章。

孔安國云：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邢昺云：按書傳言束脩者，多皆謂十脰脯也。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朱

註從之，其解云：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云仁齋無異說，茂卿舉鹽鐵論以束脩爲束帶修飾之義，而云然束帶修飾不可謂行，則舊說爲優矣。

束脩爲十脰脯，禮固有之。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以乘壺酒束脩一獻，賜人是也。束帶脩飾之義，瑯邪代醉，焦氏筆乘亦皆取之。然語意必不然，但朱註言生具此理者，其家學耳。又韓愈之奇說，諸儒固無取之者，則今舍而不論。○子曰：不憤不啓，章。

茂卿云舊註皆謂待其誠意告之是誠爾止語其心耳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孔門之教爾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此章諸註皆一意茂卿引學記者善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何晏云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朱註臨喪哀不能甘也

諸註無異義但朱註以飽為甘如本文飽而可也

○子於是日哭章

何晏云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朱註一日

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茂卿云稱顏子不遷怒是聖人有餘哀而無餘怒也諸老先生粗鹵之甚於其七情均視之故程正叔乃慶之日欲不弔

哭則不歌是以情言也不關於容平叔之解非也

朱註是也茂卿餘哀餘怒之說寔然矣宋哲宗時

方司馬光卒百官有慶禮欲事畢往弔顏不可曰

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蘇軾曰不言歌則不哭是也

此章諸註屬上章然事自別今更以為一章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孔安國云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

朱註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源佐云用之則有能行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茂卿駁尹氏曰是語孔顏之心雖眇無益於學者非孔子本意也行者行道於天下也藏者卷而懷之也謂知命也又駁仁齋云是昧於道德字其意道德非二物謂行則道藏則德是宋儒舊套又云據此章觀之顏子聖人也故孔子語以制作之道安國之解恐違於語意用之舍之在世之君長也可行可止在我也尹氏之說是也茂卿駁之者其意與尹氏有何異也其所謂行道於天下與卷而

懷之乃不行藏安於所遇者乎尹氏之解亦是知命者也而其說又何有益於學者仁齋分道德於行藏者不通也行之藏之二字皆之道也乃行藏亦唯以道言之也舍之則藏其道未可以謂之德也然茂卿之駁之則亦不得也道德本非二物行之之謂道得之之謂德是經傳之古訓也茂卿所謂道聖人制作之道德人人別也者反昧於道德字者也又前則曰聖人開國之君也今則曰顏子聖人也何其言矛盾也

仁齋云敬事而不妄動悉慮而要其成云茂卿云臨

事而懼者謂不驕也好謀者有所營為而不必任勇直進也

子路曰以下集解朱註皆是也但朱註園外謝氏之說言欲心之有無者固宋儒之癖而已行三軍之事豈須論欲心之有無乎仁齋茂卿之解皆反失語意臨事而懼臨戎事而不輕侮敵之謂好謀而成好軍謀而成功之謂是明也豈須換其文以為敬事悉慮之解乎亦須不驕有所營為之說乎小雅曰不敢暴虎不敢憑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斯夫子之所原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鄭玄云富貴不可求而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孔安國云所好者古入之道朱註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源佐云言使富能長人材益人智有可求之義則雖為賤職亦所不辭如求而無益則不若吾所好之為樂吾所好者即謂學也茂卿云不言貴而言富者春秋之時爵位唯世焉故人之求貴者鮮

集解皆是也朱註安於義理者其家學祖孟子焉爾仁齋以富而可求也為非可求富之謂而生異說者疑而字也人而無信人而不仁王室而既與天而既厭周德而字皆同焉而猶乃說者多不得而字義茂卿所謂春秋之時爵位唯世焉者我未見其徵焉觀於春秋經傳諸侯及卿大夫皆不見命而世之者未之有也且夫子既言富與貴斯人之所欲也豈謂求貴者鮮乎茂卿又是安國之謂古人之道而非仁齋之謂學然夫子屢自稱好學亦稱好古好古者即好學也何別之有按言富而

不言貴者蓋人或視夫子之安於貧而勸求之富也與既以執鞭之士喻之則是固不求貴之意也

○子之所慎章

孔安國云此三者人之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之朱註圓外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茂卿非尹氏曰可謂宋儒妄耳何以見孔子無所不謹安國以為三者人之所不能慎者不穩也朱註盡之茂卿非尹氏者反可謂妄矣若其非也則以為孔子猶有所不謹乎夫子曾曰我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豈可以有所不謹乎然今數三者

以為子之所慎則似亦有所不慎故尹氏為此解豈其非也耶

○子在齊聞韶章

周生烈云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也朱註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仁齋依朱註而去史註云蓋史遷三月不知肉味為甚固滯故如學之二字以釋其意觀於夫子夢見周公則聞韶忘肉味亦奚可疑茂卿以朱註為是矣

聞之非一朝一夕既是曰三月則知非徒聞之蓋

學習之爾故周生烈亦以為聞習史記不可非也王肅云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皇侃云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樂器存人垂所以可傷慨也朱註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升庵外集非朱註曰如今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之甚矣茂卿引之為是也而駁朱註又琅邪代醉編亦依升庵而曰夫子嘗曰韶盡美矣盡善矣非不知韶非不知舜也古註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庭云德夫依茂卿亦以升庵為是矣

按王肅之解其意將不如升庵之所解以為為作而謂不圖作韶樂至於此者蓋上世虞帝之作樂其盛美至於周末齊國而猶奏之如是則所以不圖焉之謂也皇疏之說尤牽強三月不知肉味豈何傷慨之所以也升庵以下其駁朱註者是也然齊亦太公之封而大國也古樂固將傳于其國焉若以為君非舜工非夔乃不可至則其以為盡美矣又盡善也者孔子聞諸何君何工之所奏而知之乎是殆不可通也張鼎思以下皆亦失之此語意諸說不得之予解具於予註如韓愈以三月為

當為音其鑿說舍而不論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孔安國云為猶助也衛君謂輒也朱註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云仁齋云舊說時孔子居衛按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至哀十年猶在魯而孔子亦歸魯其間未有冉求過衛之事今見冉求子貢之問答則是時夫子恐當在魯也茂卿云朱子曰時孔子居衛以子貢不斥其事知之德夫亦引朱註耳

按春秋經傳出公立而晉納蒯聵在哀二年季桓

子卒在哀三年而哀三年孔子在陳而聞桓僖之廟災然則哀二年猶在衛也明矣且冉求子貢之問答亦孔子時不在衛則何由有此疑蓋冉求子貢亦從夫子時在衛也季桓子卒而至哀十年乃康子召冉求哀十一年孔子歸魯其始末不有可疑者仁齋茂卿何不審之

孔安國云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怨乎朱註舉兄弟讓國之事又舉諫武王伐紂之事而曰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蹤爾云

安國之說固是也但以讓為仁者其於求仁而得仁未允當也朱註天理之說皆空論耳其至諫武王伐紂之事則司馬遷伯夷傳之文我之所以不取焉其說具於聖道合語

仁齋云衛輒之罪固不待問焉然夫子之仁不棄物則未可知也伯夷叔齊疾惡之甚者也故子貢以此問夫子又云夷齊之行雖高其實皆出乎慈愛惻怛之心無所毫怨故曰求仁而得仁

此不信夷齊讓國之事而專依孟子之言以伯夷疾惡之甚斷之然孟子每獨稱伯夷而不言叔齊

其言固可疑也。孔子每夷齊並稱，然止言不念舊惡而未言其疾惡之甚。又夷齊之行其實出於慈愛惻怛者，何以知之？是亦空論耳。且以慈愛惻怛之心為仁，其臆見而孔門之所不言也。

茂卿云：伯夷、叔齊諫伐之事不可信。明王氏論之詳也。二人以讓聞而不稱於孔門，獨以惡不仁稱之，其迹不得於父而似若怨，故子貢以怨乎問之。司馬遷亦曰：怨乎非乎？求仁而得仁，求仁人而得之也。謂歸西伯也。云云王元美四部稿論諫伐之事，其論善矣。猶未之盡。

也。茂卿依此以不信諫伐則是也。然猶未得於夷齊之事，而其說牽強耳。其獨以惡不仁稱之者，孔門何人稱之？是亦謬乎？孟子者也。且以讓國言之，則叔齊何不得於父？其謂不得於父，似若怨者，亦不通之說也。求仁之解，尤傳會皆不得語意也。鄭玄云：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朱註：園外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鄭玄亦以讓國言之，與未審也。朱註：程子皆以讓

國諫伐二事言之者不的當於章意子貢之問意
聞兄弟相讓至於餓死之義以况之父子相爭者
而知夫子不為衛君也必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章

孔安國云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朱註聖
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
佐云聖人之心純乎理義無有他念又云聖人之
樂固不可以言語形容云茂卿云易大傳明言樂天
知命豈謎乎

安國曰以此為樂者似樂疏食飲水非也明曰樂

亦在其中言疏食飲水則非可樂然其中亦有樂
在焉也朱註之天理往往其癖不須言焉程子所
謂須知所樂者何事是濂溪之以心傳心其說既
出於顏子簞食瓢飲章實可笑也仁齋所謂理義
與宋儒天理不相遠也其謂聖人之樂不可以言
語形容者亦不免乎濂洛之禪儒也茂卿之引易
亦迂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貧而樂道所謂樂皆同豈更索其解乎

○子曰加我數年章

何晏云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

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朱註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其賤聖人六樂不可言何晏之解不通五十字知天命者孔子五十已過至七十餘而言其五十時初知天命也其未五十之前豈可以豫期五十而知天命乎今之語明言加我數年則自知是夫子四十五六歲之語也朱註

劉聘君之說可疑也劉氏所讀之本不知何世本也何晏之時諸家之本皆知皆如今若或有作假作卒則何晏將必備一說焉皇疏邢疏亦不載其說司馬遷之變改古書文者其屬辭之常不足以爲徵晦菴以爲是時孔子年幾七十矣亦依史記世家言之爾斯其世家之文史遷素錯綜論語家語及傳記以屬其文辭者固不足以取信焉源佐云數年謂數年之功也五十字未詳史記世家亦無故今闕而不釋茂卿駁古註朱註而云蓋言學易比至五十乃始有成也極言易之難學也

仁齋五十字未詳而不得釋乃加我數年亦將不
可得釋且謂數年之功而為數年文必不然也茂
卿亦未得所以言五十之意此章諸說皆不得焉
予說具於予註

○子所雅言章

孔安國云雅言正言也鄭玄云讀先王典法必正言
其意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朱註
雅常也執守也云仁齋從朱註訓雅為常茂卿從古
註以為不諱之義而以執禮為官而云不帝孔子凡
執禮者皆雅言也德夫從茂卿耳

此章諸說皆失語意集解以為正言則然矣然為
不諱之義者不通也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廟中不諱是不諱不唯詩書且諱可諱乃是禮也
執禮不諱豈可通乎且如此說則皆雅言三字為
衍也茂卿以執禮為官亦傳會焉耳朱註雅常也
經傳未嘗見此訓且如此說亦執字皆雅言字為
長語也予解則具於予註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仁齋云云爾無他之辭茂卿云云爾爾古言相通
此章諸註無異義但云爾字源佐茂卿皆倭習而

似不知爾反切之詞也云云爾爾何可相通云云
史傳往往有之爾爾古書未之見初見於晉書也
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鄭玄云言此者勉人學朱註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
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仁齋云
當時之人以夫子為生知而不由學者故言之以曉
之又云夫子生知之聖然其求古者為其有益也茂
卿非朱註敏速也謂汲汲也而云敏自有二義而速
一義汲汲一義又云孔子固聰明睿知稟諸天如中

庸所云然先王之道非學則不能知之孔子學先王
之道而莫不知是所以優於羣聖也

朱註不待學而知者即義理昭著之謂耳聖言知
之好之樂之用之廢之之字皆指先王之道也先
王之道則雖孔子也不學焉知之者子貢之所以答
衛公孫朝可以見焉宋儒所謂義理者以孟子為
宗而非孔門之所以為知也仁齋言之以曉之者
是也然以孔子為生知而謂其求古者為其有益
也者恐失孔子之意蓋孔子之道乃先王之道而
其所以教誨乎人一言一行莫不則於古訓豈唯

以為有益乎其論尚猶有可論焉今畧之茂卿之
非朱註其謂敏有二義者是不察朱註也敏速也
謂汲汲也者以汲汲乎求之解敏之意耳其駁義
理者是也然其偏以禮樂為道者是亦其執見耳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孔安國云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舉千鈞之
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
化或所不忍言也朱註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
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
理之至云仁齋從舊說而云記禮之書稱孔子之言

說鬼神妖異之事者皆附會之說也茂卿云語誨言
也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先王之典所尚故不以為
語鬼神之道微妙非所以喻人故亦不以為語云
怪力亂神諸註以為四者皆不通也春秋所記星
墜如雨石言之類怪異亦多且悖亂之事其所以
必記焉豈得謂筆則記然口則不語焉乎又先王
明命鬼神以為民則設之祕廟制之祭祀豈謂無
益於教化乎仁齋茂卿之說亦皆將至此而窮矣
抑以為春秋及鬼神祭祀之說皆非聖人之所教
則我不知也故今以邢疏所載李充之說為得焉

其說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之不由正斯亂神也予註原于茲焉

○子曰我三人行章

何晏云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朱註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源佐從朱註耳茂卿云三人行必得我師古言也孔子誦之三人至寡然三人相議而行必有可觀者孔子又釋之曰師之之道務擇其善而從之耳雖小善亦不棄也必全其不善者而後以爲己鑒戒

何晏之解是也故無常師者取於子貢之答公孫朝言而云爾朱註大誤焉彼二人一善一惡也則善惡自分明何擇之有且凡人當不有全善全惡者又且全善全惡者與我三人必無可同行之理又豈有以惡人爲師之義乎源佐依朱註亦以爲善不善共爲師者非也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今所謂不善者而改之則亦爲資之謂也茂卿之古言亦其癖也且三人相議而行則三人不可以有善不善之異也其謂三人至寡者亦恐失章意矣人三爲眾故今言三人者當

以三人以上擇於眾之語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包氏云天生德於予者謂授以聖性合德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朱註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云源佐用朱註茂卿非包咸朱註而云生字不穩且非孔子之辭氣蓋德者謂有德之人也天命孔子使教育英才而有德之人從孔子生云德夫兼存朱註茂卿

集解朱註皆大誤孔子矣夫子每言如聖與仁則我豈敢焉乎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君子之道四

丘未能一如斯之辭不可勝徵焉如之何其若包咸朱註所謂聖者自負之言之有茂卿生有德之人之解亦太牽強且又亦自負之甚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以為君子之樂然言天使有德之人從我生亦豈孔子之辭氣也乎此語諸說皆讀之謬耳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包氏云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隱匿故解之朱註諸弟子以夫子之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云又云與猶示也仁齋亦朱註之意耳茂

卿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故二三子以孔子爲隱又云乎爾語助辭爾讀爲汝非也是丘也者言時師多所隱匿如學記曰隱其學而疾其師亦可見唯孔子不然故曰是丘也云云集解朱註皆不可通諸弟子既是知夫子之道高深則方以爲不能及焉而已何以爲隱乎茂卿之解是也與如字可也朱註以爲猶示不穩也乎爾茂卿以爲語辭不是也以吾一日長乎爾又如或知爾如斯之爾皆汝也又時師多所隱匿者附會耳孔子之時以爲時師者有幾何人耶又且誤學

記文隱其學而疾其師者言子弟不善學者隱痛其所學而疾惡其師也非隱匿之謂也

○子以四教章

何晏云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朱註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仁齋云文以致知行以踐善忠以盡己信以應物茂卿云是孔門四科文文學行德行忠政事信言語德夫依程子以加其解耳

文行忠信之四諸說皆不辨何晏有形質之解文行則可有形質忠信焉有形質且孔子之教何唯此四也耶程子之解亦非所以列爲四且此外亦

其所教之目不寡也。仁齋之解，忠與信配之，已與物者，其臆說耳。忠信皆所以應接乎人者，所謂主忠信也。且忠信乃將所以行踐善也。茂卿四科之解似焉。然論語中言忠信者多，而忠未必唯政事，且四科之言語，則以應對說辭目之也。未必信也。予之解，則具於予註。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何晏云：疾世無明君也。朱註：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源佐云：聖人仁智合一，行至其極之名。君子有德之通稱。茂卿云：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皆願辭以人君言之云。何晏之解善矣。朱註及仁齋以己目聖人者，其意雖取諸孟子，而皆非也。且不以人君言之，乃以為汎言者，固失語意矣。茂卿之說是也。聖人之解，前篇既出焉。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朱註：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志於仁，而無惡。園外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仁齋云：聖人君子以德言。又引曾氏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

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邪而夫子云爾者蓋少其人而思見之也及其見也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忘言

子曰不必行未可以為與上章同時之言記者以類相次焉耳善人有恒者之解皆臆說也子張問善人之道然則善人亦一種之人物也志於仁者所謂志士也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皆以人君言之朱註以下以為汎言故有疑焉乃有曾鞏之說孔安國云難可名之為有常朱註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茂卿云有無以人言盈

虛以倉廩言約泰以民生言

集解朱註不為三者之解蓋以為汎言耳茂卿之解亦可通也然曾子所謂有如亡實如虛犯而不校與此同意則當如子註

○子鈞而不綱章

朱註園外洪氏云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鈞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源佐亦依洪氏而以此章為專見夫子之仁者茂卿云古在禮士得弋鈞至綱宿則民之所為也君子不為云

集解朱註不釋章意朱註引洪氏於園外耳今謂
仁人之心固有所以不忍殺生然四時田狩則先
王之禮制王侯大夫士皆有其宜而非以其貧賤
故不得已而為之也且以為仁人之本心者素誤
仁之為物也古先聖王祭郊社宗廟之禮親割牛
羊豕以為牲用豈是謂非仁人之本心乎故洪氏
之說以盡物解之則是也說其本心則非也茂卿
以禮斷之善矣然止以網宿為民之事猶未之盡
也予則以不暴天物為主意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包氏云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朱註不
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源佐不出朱註茂卿以
知為去聲德夫云馮椅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
古有此語純曰不知者不知義也作作事也云
包咸以為妄作篇籍者戰國以降之事孔子之時
豈有之乎朱註亦理學之解且所謂作者以為何
作乎其意不明也茂卿知為去聲者失語意矣此
解德夫盡之

孔安國云如此次於天生知之朱註識記也所從不
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

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茂卿云：多聞多見，見於論語者二。答子張以言行言，此章多聞道之聞於人者，多見已得諸簡策及它人之所行者，乃述之事也。何者？則對作而言之也。

安國之解未審也。朱註善惡皆存之者，不穩也。多聞多見，乃所以為學，豈須識惡者乎？雖曰擇其善者，然當非其餘以為惡，祇於其多聞多見中擇其善者，特以為善者而從事于此之謂也已。且知其理者，亦其癖耳。茂卿之說拘而不可也。多聞多見之言，豈有別乎？答子張慎而言其餘，慎行其餘，亦皆不

作之謂也。且所謂多聞而闕其疑，多見而闕其殆，亦非見聞諸簡策及人而何也。斯與斯章何異之有？又以知為去聲，云知謂聖也，亦太牽強。謂聖為智者，未之見也。若然，智者皆作而可也乎？

○互鄉難與言章

鄭玄云：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朱註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茂卿駁鄭玄朱註而云：觀於下文進退，則童子見者來學也，難與言者難與言道也。

鄭康成何以知其鄉人之狀乎？蓋以其曰難與言為言語自專，與然語意不然。朱註亦不協語意，其

鄉俗當時以為難與言則其俗不善自可知也然以難與言為難言善者非語意茂卿謂之者是也鄭玄云門人怪孔子見也朱註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凡惑之言猶赤也惑之言惑於孔子之教不一也今門人之所以惑者蓋如予之註也

朱註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云鄭玄云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仁齋依朱註而分人潔以下以為凡人

茂卿是鄭玄曰可謂古人能解古書善識詞義邢疏朱註皆以往為前日之義而保字不可得而解

朱晦菴何疑此章不見有錯簡闕文正文太明也人者汎言也言唯於此童子何拒之甚乎凡人亦爾之謂也與字何須訓許即難與言之與上下相應文自明也我與女不如之與亦晦菴訓許何其屢罔經文也鄭玄之解亦失語意往猶告諸往而知來之往既往之謂也豈去後之謂也乎潔己者潔己不善行以進來者而與虛己意自不同仁齋分人潔以下以為凡人者得焉然從朱註與訓許

者失之茂卿何以是鄭玄而非邢疏朱註往既往之謂也則以爲前日之義豈何非也鄭玄以爲去後之行反非語意且以爲前日則何爲不得解保字保乃保有之謂而既往不咎之意也已而特美今之鄭註以爲古人能解古書者何心也若然往往駁孔馬鄭包等以爲不知古言亦何事也皆不思之妄言耳

○子曰仁遠乎哉章
包氏云仁道不遠行之卽是朱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云源佐云此言仁之甚近也學者以仁爲甚遠

而難至殊不知欲之斯至何遠之有云茂卿云仁遠乎哉言仁至遠也仁以安天下爲功故至遠矣所以安天下者先王之道也孔子卷先王之道懷之豈遠哉若使孔子居王侯位不下車而仁可得而行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包咸之解不審也行之卽是者似不契於本文朱註其家學之解且非在外者斯雖原諸孟子而孔門之所不言也仁齋以爲言仁之甚近然不解其所以甚近而以其執見爲仁者慈愛之德則未得語意又且以至於仁之意失文義矣其駁宋

儒以仁為具性之理之論雖則似是然其所以為家學之孟子固以為人之有四端猶有四體則宋儒所謂具性之理亦從孟子觀之豈敢以為非乎茂卿之奇說實可笑也然奇說則奇說而可笑也已其不知文辭如之何彼以中庸其至矣乎為不至之反語以今之仁遠乎哉為言仁至遠如是之類其人不知焉矣乎哉耳爾等之語辭其著述中往往見焉如斯則我方之不解文辭者猶可欺也彼方之學者若或見之則不獨茂卿之恥不亦我東方諸學士之辱乎又且居王侯之位以行仁政

豈孔子欲之斯至矣之事也乎哉皆是不協於文義之妄說耳

○陳司敗問章

邢昺云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杜註云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集解朱註無異義朱註云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是也昭公善於禮之稱見於昭五年左傳孔安國云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朱註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仁齋論之曰舊註以為諱國惡

非也司敗有意而問之夫子無意而答之以其知禮
為答非不當也及司敗再詰之夫子自知其為過如
使夫子有意諱國惡則非過也苟以非過自以為過
是偽耳非直也豈聖人之心也乎茂卿解安國言聖
人道弘曰孔子不復言昭公而獨言己之幸所以為
道弘也非謂諱國惡為道弘也又駁仁齋云諱君惡
禮也豈偽也乎仁齋動輒曰直也非直也夫直豈足
論聖人乎云云

源佐之論穿而不通若然使夫子有意焉則將答
曰不知禮乎是必不可然也其謂夫子無意而答

之則孔子素以為知禮乎是亦必不可然也如仁
齋之意則以其不知禮為知焉是為夫子之過乎
既以為諱國惡非過亦以為答以知禮非不當則
其所以為過者何是皆不通也茂卿非其動則言
直不直者亦然也

○子與人歌而善章
何晏云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和之朱註必使復歌
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茂卿云必使反之者賞其
善也而後和之學之也云云
而後和之者不啻樂其善而取之蓋賞其善之禮

若茂卿之說也今之註全用其說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何晏云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朱註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云仁齋云莫無也言文吾豈不能及人乎身行君子則吾未能也蓋言行之難也茂卿云升庵外集曰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陳騫雜識曰方言侔莫強也凡云勞勉若努力者謂之侔莫故文莫黽勉也云又云文莫吾猶人者孔子時之諺

也言凡事黽勉則皆可及人也孔子誦之曰世人所言如此雖然躬行君子之道則吾未得其人也何晏之文不升庵所引之文莫假令方言有之非孔子之時言經傳之所無豈以為論語之解乎此章之文豈難解乎何須異說而茂卿之輩徒好新奇而以經書為翫弄耳其解必不得於文矣朱註莫疑辭仁齋莫無也皆失莫字義且莫字前篇往往既出何殊於此為之字解又朱註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者不審之註也仁齋以吾未之有得為吾未能得與能字義不同皆無益之解也

○子曰若聖與仁章

朱註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
仁齋云無所不能之謂聖無所不愛之謂仁周禮以
智仁聖義中和為六德是也云茂卿云聖聖人仁仁
人也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者謂之聖成康以下
才德出眾無制作事者稱之仁人

聖與仁之目前篇屢出諸說於此何更設解朱註
則依孟子而其家言之心德耳仁齋亦原乎孟子
然無所不能之謂聖者孟子亦所不言全其臆解
也聖與仁之言有以德言者有以人言者如此章

則聖人與仁者之謂也非周禮六德之比也茂卿
之說似是然必以為人君之稱則誰又稱孔子以
為聖與仁乎是亦如君子小人之稱雖無其位而
有其德者則推稱之以為聖人仁人也湯誥曰聿
求元聖謂伊尹也泰誓武成所謂仁人謂太公周
公召公之徒也

○子疾病章

周生烈云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朱註有諸問
有此理否仁齋云汝有禱乎茂卿云問有此禮否又
云孔子所以問之者孔子不欲禱且未知其欲禱於

何神故反問以觀其意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子路所以不引之而引誄者蓋此時孔子在他邦而無家故無五祀之可禱也

固有疾病可禱則夫子不可問之觀其問有諸自知不有禱於病之事也朱註此理其家言仁齋以為汝有禱乎不得於文子路請禱斯未禱也茂卿之說泥於士喪禮以傳會焉耳若然孔子在家而子路請之則許之以使禱乎是不可然也儀禮周禮孔子之時既為禮典以學於聖門耶斯所以私疑也

孔安國云誄禱篇名也朱註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仁齋云誄古作諷說文曰禱也累功德以求福尚書金縢之詞是也爾當作祠周禮曰禱祠于上下神祇子路為夫子自誦其所作之誄詞如此又以朱註為誤而曰子路為夫子禱疾不宜引哀死之詞且見禱爾于神祇之詞則知行禱之語而非哀死之言也茂卿依仁齋而禱爾之爾為語辭朱註蓋因哀公誄孔子以言之也然其誤如仁齋斥之仁齋依周禮以為爾當作祠是也猶未之盡也予之考如註但以今之誄為子路之所作非也

羣疑考 卷四 三十一 儀禮官儀

觀諸小宗伯之文斯舊誅之詞耳茂卿以爾為語辭亦考之未足也

孔安國云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朱註亦從安國云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仁齋云古者有疾病行禱於五祀之禮子路請禱固非無謂唯夫子之道度越於羣聖特以道德為教不欲人之惑於鬼神故曰丘之禱久矣茂卿非朱註云孔子既曰祭則受福則禱豈無益乎禱苟有益乎請亦何害夫禱所以敬天也仁人之事天如孝子事親孝子之於親怒則謝豈問過之有無乎云又云孔子信天之知

我命我以斯文故知其雖病不死是孔子所以不欲禱也

安國及朱註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者恐失孔子之志夫子之謙辭於論語中亦不可勝見豈可自言我無過我素行合於神明乎仁齋之解尤失孔子之志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且慕周公以至乎屢夢之以為其道度越於羣聖無乃不可乎果如其說則先王祭祀禱祠之禮制以為其道不及孔子乎如茂卿之說則亦混祭與禱其所引禮器之言非為求福祭之謂得道之君

子祭則不求而得福之謂也故其下文曰祭祀不
祈禱則特求福之事豈可混乎其以為知雖病不
死故不欲禱者是可笑之妄說也夫子寧言天之
未喪斯文乎疾病其如我何乎哉疾則非如匡人
之難者也

○子曰奢則不孫章

朱註園外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此章諸註無異義但此晁氏不得已而救時之弊
者未可必然也觀於林放問禮之本之答則不唯
救時之弊禮之用心固如是而已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鄭玄云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貌朱註程子
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源佐
云君子每要檢束故其心反寬廣小人自好放縱故
長不免戚戚茂卿云君子知命故坦蕩蕩小人不知
命故長戚戚

鄭玄之解不解所以蕩蕩戚戚之由則無益於學
者朱註循理役於物雖無失也亦其家學耳仁齋
所謂檢束放縱不協於語意反迂也茂卿之解可
謂得焉知命與不知君子小人之分固所以辨也

○子温而厲章
朱註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云仁齋云此言聖人盛德之容不待用力自無偏倚也茂卿云温而厲卽之也温聽其言也厲也威而不猛恭而安望之儼然也

厲與嚴肅字義不同其別具於聖道辨物又凡人
之性雖皆具中庸之德然不可謂本無不備皆其
家學不切於此章意於聖人之德容則不辨之解
也仁齋唯謂意而不解文其所以爲無偏倚不分

明也茂卿以君子有三變爲解然望之儼然唯恭
之狀也何如爲二句之解諸說皆不詳於章意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章

王肅云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
稱之者朱註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
迹可見也云又云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
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云仁
齋云三讓終遜也以天下讓謂讓其國蓋因周有天
下追稱之也又云大雅皇矣詩曰自太伯王季而不

言大王然則讓季歷者泰伯直讓非科大王意大王
沒後兄弟同治國位號未定中泰伯以季歷之賢讓
之而之荆蠻云邢昺云大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
大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
奔喪二讓也免喪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茂卿善邢
疏之說而云是以禮為說非後人所及必古來相傳
之說云云

泰伯三讓古今說者皆不得其解泰伯時父大王
猶為小侯泰伯為之子何以有讓天下之事況其
三讓於王季者無事可稽乎又三辭三揖三拜三

復三省之類皆有數也三讓豈固遜之謂也乎且
諸侯之長子讓國位而去何其讓隱微之有故王
肅及朱註皆不通也假令泰伯之德足以有天下
然大王欲傳位於季歷則非可以有天下焉得謂
棄不取晦菴之說亦是不通也仁齋亦牽強雖周
有天下孔子豈謂讓國以為讓天下乎且有天下
者武王也寧踰文王王季而於泰伯追稱之乎其
非科大王意泰伯直讓之說亦不合於經武成曰
至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曾頌曰實維大
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周之王業基於大王王

季繼其志者明矣其謂兄弟同治國者尤無稽之說也如邢昺之說我不知其何謂已為嫡子而不主父喪赴之不奔喪身生於中華而斷髮文身皆是不孝不義且非禮之甚者也何以謂之讓而茂卿善之而謂以禮為說非後人所及者何心也我殆不解程明道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伊川云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此二程之說亦窮說耳三以天下讓豈為天下而讓之文也乎且三字不消又文王當時猶稚子何以知道被天

下此他有數說然皆妄說其詳具於聖道合語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何晏云蔥畏懼之貌馬融云絞絞刺也朱註絞急切也仁齋從朱註茂卿引諸書云蔥惇惇認皆通又依諸說云絞謂責讓人之非而毫無假借韓愈云絞確也

語子路六言六蔽亦曰好直而不好學其蔽也絞亦言絞刺人之隱私也左昭元年傳曰叔孫絞而子目婉杜註絞切也朱註依之與又哀三年傳曰若其有罪絞縊以戮喪大記曰小斂布絞絞束縛之也

按絞刺之義為優韓愈訓確尤不穩也

○君子篤於親章

朱註園外吳氏云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包氏云興起也朱註同焉茂卿云興與盛之意民興於仁者謂民之仁行興盛也

此舊屬上章今因吳域之考以為一章仁齋茂卿等亦從吳氏章意無異說茂卿興盛之意是也然不合於其長人安民之見如之何吳域以為曾子之言者未知其是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鄭玄云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朱註同焉茂卿引鄭玄曰此引孝經文然孝經本謂免刑戮也身謂剃與宮體謂削髮謂髡膚謂墨故身體髮膚四字指五刑言之云茂卿之僻說本德夫之孝經序說甚矣哉彼徒之好奇而不尊信聖教乎且大害乎孝道者也樂正子春之言是孔子曾子相傳之訓固不可容論也而茂卿以子春之言謂事近迂以此彼徒之學槩可知也又且古之五刑未有髡者亦其粗鹵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包氏云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也朱註言
自言也鳥喪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
謙辭源佐云人之將死氣消欲息故其言必善茂卿
云二句必是時諺朱子謂曾子之謙辭非也
鳥之將死至其言也善諸說皆不得語意特朱註
為不通人窮反本鳥獸則不反本乎不唯人及鳥
獸凡萬物有生者舉死則可反本乎且曾子之意
豈以反本為其言善耶仁齋之氣消欲息亦同焉
鳥獸將死而不氣消欲息且氣消欲息則既死
又何言之有茂卿以為時諺亦不通明曰曾子言

曰且以為時諺亦曾子今言之者未知其為何也
今曾子先言之者其意必當如子註也
鄭玄云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
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
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朱註貴猶重
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
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
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源佐依朱註耳茂卿云君子
所貴乎道者三以下曾子語聘會之事也云
鄭玄之解不是也道則道而可也何須特謂此道謂

禮濟濟踴踴不切於動容貌矜莊嚴栗不協於顏色但遠暴慢近信之解則可從也朱註皆非也貴乎道者非重道之謂於道自有所貴之謂也本文容貌顏色辭氣明分爲三何得以爲容貌舉一身言暴慢與信與鄙倍皆屬之已者失文義矣曰遠曰近斯皆由人之文也且暴粗厲慢放肆信實亦皆失字義矣茂卿以爲聘會之事者因下文籩豆之事以傳會焉爾然此三事豈特聘會之時也乎諸說以所貴乎道爲貴道之謂者蓋皆誤也此言君子修道於身則有所貴者三之謂也前篇所謂

子溫而厲之狀及子夏所謂君子有三變合而可以見焉

包氏云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朱註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

包咸之解未之盡也朱註以爲器數之末者失所謂籩豆之事孔子所謂俎豆之事亦同焉謂朝聘賓客之事也且是何關乎論道之全體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源佐云能不能以學之所造言多寡以學之所得言

茂卿云多聞寡聞也有無以能言實虛以學言包氏云校報也朱註校計校也

仁齋之解皆不是矣未見能學不能學之言又未見多得寡得之言又且何不為有無實虛之解茂卿之解亦不通多寡何唯聞也有無豈以能言乎能不能不言於首乎實虛亦未見虛學之言且前篇亡而為有虛而為盈文義同焉何殊其解校朱註計校為是矣左僖五年傳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同二十三年傳曰有人而校罪莫大焉皆計校其所以報也

馬融云友謂顏淵朱註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仁齋云吾友指當時孔門諸賢也蓋孔門以此五者為學問條目故曰從事於斯

吾友何獨顏淵也閔冉等諸賢豈謂不能從事於斯乎且雖眼中之人也心則不可知者也况數千年前之人乎而晦菴何以知顏子之心如是耶所謂義理物我亦其家言友則仁齋以為孔門諸賢是也其謂以此五者為學問條目者未知必是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邢疏鄭玄註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孔安國云攝君之政令也何晏云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朱註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詞也決詞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仁齋云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謂持危扶顛始終不變茂卿云節謂禮義之大限也節操在我豈可言臨乎禮義在外故曰臨又云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反復言之所以贊之仲尼燕居曰子貢越席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是也

奪者猶匹夫不可奪志之奪謂不見奪平生之忠志也何晏之解不審也朱註其節者以為節操也是不然茂卿謂之者是也然所謂大節者言國家之安危社稷之存亡也朱註以為死生之際唯以我一身言之非也茂卿以為謂禮義之大限亦不切也仁齋之解是也然不可奪者非特不變之謂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非問答之詞茂卿謂之者是也皇侃云再言君子美之深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包氏云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朱註弘寬廣也毅強

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源佐從朱
註耳茂卿云古者學而為士故凡言士者誨學者之
言也非謂士當爾而大夫否也弘大也謂規模宏遠
也毅勇也謂強有力也

包咸弘毅之解皆不是也弘猶人能弘道之弘非
大之謂毅以為剛斷猶可乎以強解者不可也朱
註寬廣則是也強忍則不是也左傳曰致果為毅
毅是致果斷之謂也與強忍不同茂卿士之解考
之不給也論語中士而懷居士志于道問士之類
許多也何獨於此疑之士者公卿大夫之通稱也

大雅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孔穎達云士者至諸
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是也其弘毅之解皆非
也弘非大毅非勇之謂弘毅之義具於聖道辨物
孔安國云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朱註仁者人心
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云仁齋
云仁之為德大也以此為己任云茂卿云仁以安天
下可謂重任云

朱註人心之全德其家言不須論若果然則非獨
士之任天下兆民亦咸可以為任其說於此不亦
窮乎仁齋以德言者亦不是也其人固未得仁之

為物也茂卿之說亦不通凡天下之士豈舉可以
安天下為任乎其見以仁為長人安民之德然則
所謂士者皆長人者與其說不亦窮乎

○子曰興於詩章

包氏云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朱註興起也詩本
性情有邪有正云仁齋云詩出於人情而其美刺亦
足以感又興者善心起也茂卿非古註朱註而云興
如興於仁興於孝弟之興皆謂有所鼓舞而振興於
眾也云

包咸以為修身之學先從詩起之謂者失興之義

朱註詩有邪有正之說其非如為政篇辯之詩豈
有邪正乎素以詩為勸善懲惡之教其誤之所由
也仁齋亦以美刺言者失詩之用且謂善心起亦
失興之義茂卿之解亦不通其既釋興於仁不以
為興盛之意乎今之語以為興盛於詩而可通乎
哉興於詩之文焉見振起於眾人中之義皆徒飾
文辭以欺青衿生者也按興與詩者可以興之語
同宜為許應反予註脫音

朱註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云仁齋云禮人之隄防足

以定其心志故可立茂卿云凡上自朝廷宗廟下至鄉黨朋友外則聘會軍旅蒐狩內則閨門中以至言語容貌之間器服制度之際先王皆立之禮以為德之則云

朱註所謂禮者皆禮之末節也所以立於禮豈節文度數之謂也乎仁齋之解亦止足以定心志者猶其所以立未之盡也茂卿之說禮固然也然過文飾而不切也

孔安國云樂所以成性也朱註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

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仁齋云樂以養人之性情而自和順於道德故以可成茂卿云樂亦德之則禮以制之樂以養之禮以其敬樂以其和故樂從驩欣悅豫之心導之者也云成於樂安國以為成性朱註以為學之成仁齋以為道成茂卿亦以為成於道今按皆不是也學者所以終成德也故學之次序學詩以興其志學禮以立其身學樂以成其德也朱註則以興為興好善惡惡之心以立為卓然自立以成為學之成仁

齋則以興為善心起以立為德立以成為道成茂
卿則謂興者興於道也立者立於道也成者成於
道也斯皆有一一可論焉然論繁多則畧焉學者
宜斟酌其是非也朱註以下謂樂之方者今不須
更言於此其義在樂記乃可知也今此三句之義
其詳具於聖道得門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何晏云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
而不能知朱註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
使之知所以然也仁齋云治民之道當為之建學

設教可使其自由吾陶冶之中若欲使彼知恩之出
於己則不可也茂卿云人之知有至有不至雖聖人
不能強之故能使民由其教而不能使民知其所以
教自然之勢也德夫云由之由斯道而行也知之知
其義也

何晏之解非也由不可訓用所謂由斯道之由也
其百姓日用不知者易之言而言道之自在又也
今則曰可使不可使者非自在人之謂也朱註其
家學之理不須言焉且當然之理何為使知之不
可乎本文明言不可不言能不能仁齋之解似

是然亦未得焉。二之字由之為陶冶之中知之為
 知恩且使知恩之出於己何為不可乎皆不通之
 解也。茂卿之解亦不通。若以知之至不至言之何
 唯民也。凡無君子無小人皆其所知當有至有不
 至。雖庶民也亦豈咸可不至乎。亦是以能不能言
 其者不合於不可之文也。德夫之解是也。猶未之
 盡。本文言民可使由之則之者謂在上之所為也
 不在上之所為則政治之道也。

○子曰好勇疾貧章

程明道云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

疾之甚必至於亂

此章諸註一意但此程顯之說不見於語意不仁
 之人君子得教養之乎不盡教養而惟疾之者夫
 子之所不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朱註園外說云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
 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此章無異說但如此朱說以此語為汎驗乎天下
 之人不是也既以周公為此則是專以在上人言
 之也此茂卿之解盡之予註從茂卿耳

○子曰三年學章

孔安國云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朱註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仁齋云志小者其得則小志大者其成必大為學之久而志不至於祿者必不為汨汨於流俗而終其身聖人所以嘉尚之也茂卿云三年讀謂學三年學不至於穀句屬學上非也不曰祿而曰穀如邦有道穀皆謂祿之薄者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成可求祿之才志大而學博者也

穀訓善者詩書多有焉然論語中例謂穀祿也又以不易得為不可得言必無者強解也故安國之解不可從也朱註意則是也然至不須敢作志又三年之言非言久也三年一考之時以其有小成也仁齋謂志之大者然也然亦以三年為學之久者失之且其人終身不仕故有不為汨汨於流俗而終其身之詞蓋以已言之也聖人不言乎不仕無義如之何嘉尚無仕志者乎茂卿之句讀牽強難讀其穀謂祿之薄者是也而不成可祿之才者不見於章意是非謂才之成不也

○子曰篤信好學章

包氏云言行當常然朱註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仁齋云篤信而好學則學必成守死而善道則道必達茂卿云守死善道者守死於善與道也又云邢疏如謂道之善者然矣道豈有不善乎朱註以善其道解之是如莊子庖丁善刀之善六經未之有包咸之解不切於章意朱註亦不是信是信而好古之信也信古之篤而豈有所信之非正乎守死

所以善道豈得謂守死不足以善道乎且篤與厚不同厚與薄反篤非薄之對子張所謂信道不篤之類未有厚信之言也茂卿之牽強不須言守死善道與篤信好學對文者明矣豈守死於善與道之文也乎且道豈無不善乎道二仁與不仁耳不仁乃非不善道乎又如善禮善樂善射善御之言豈無善道之言乎

包氏云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朱註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

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仁齋依古註以
如其解茂卿云危邦將亡之邦也何註危將亂之兆
者非也

包咸之解是也但亂未必弑臣子蔑君父而將亡
之邦也朱註危邦則是也亂邦之解不通既曰危
邦見危授命無可去之義而亂邦未危潔身而去
之者不知何謂也其意以為既見危則不可去故
不危之前可潔身而去之謂乎斯必於義不可得
也茂卿以為危邦將亡之邦也反非也居上不驕
高而不危是危之義可以知也以危為亂之後其

誤與朱註同

仁齋云此章蓋門人綴輯夫子平日格言以為一章
傳誦之也茂卿云孔子引古言者三以証邦有道之
貧賤邦無道之富貴皆可恥也

此章四段古註朱註以為連語然語實不屬仁齋
之考似是矣茂卿則鑿說耳

○子曰不在其位章

程子云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茂卿云謀者有
所營為也營為其施設之方非在其位所不為亦所
不能也宋而後儒昧於此章之義故經濟之說盛而

天下愈不可治悲哉德夫云位者謂朝廷之位
此章無殊說程子之言然也茂卿之說以己之醉
笑人之醉者也已既不書政談者乎此語重出於
憲問篇次以君子思不出於其位之言位謂職位
也德夫之說非也

○子曰師摯之始章

鄭玄云始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
失節魯大師摯識闕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朱註亂
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闕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
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

美盛如此源佐依朱註茂卿云詩大序闕雎麟趾鵲
巢騶虞是謂四始是始與亂皆樂中名目今樂有亂
聲可以見耳蓋師摯之奏四始也其闕雎之亂最美
盛也德夫云竊謂亂樂之初起也後世之樂有亂聲
在樂之始眾管亂奏故謂之亂闕雎之亂亦猶是程
明道云亂治也師摯始治闕雎之樂陳氏樂書云闕
雎嘗亂矣師摯治而正之

鄭玄以始為首理者牽強且不得亂之義朱註亂
之解是也然以始為在官之初則不得於文且何
以知是孔子自衛反正樂之時也茂卿之說亦不

通詩之四始數說不同，今則風也、大雅也、小雅也、頌也，謂之四始，其說具於毛詩註。又且亂則樂中名目始何為名目，其說亦不得於文。德夫之說亦臆說也。程顥及陳暘之說皆強文義。按楚辭賦終多有亂曰者，又荀子賦及揚子法言亦有亂曰，是必本乎古樂之亂也。章意則如予註耳。

子曰：狂而不直，章。

孔安國云：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包氏云：慳慳，慳也。宜，可信。朱註：慳慳，無能貌。茂卿云：慳慳而不信，謂鄙野無文而不信師。

包咸：慳慳，慳也。不是也。慳，愿慳，誠慳之意。豈有不信之失乎？慳慳，非慳也。朱註：無能貌，亦不是也。茂卿不信師者，何處見師乎？其慳慳之訓，可是也。

孔安國云：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朱註：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茂卿云：謂不可教也，而非安國朱註曰：是皆性劣者，何罪而孔子絕之。

此茂卿之駁，不是也。蓋狂者宜直，侗者宜愿，慳慳者宜信，是常度也。而今皆不然，故絕之。以言吾不知之者，乃是不可誨之謂也。安國朱註，豈何非也。

○子曰：學如不及，章。

何晏云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朱註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仁齋云爲學者其用心當若追亡者不能及而恐失之也茂卿非何註朱註而云失者失時與人也

何註不得語意陋且迂也朱註徒加字於本文耳而語意反不解既字有所字皆無用也仁齋之譬善矣茂卿以爲失時與人者鑿而非也學學道也不及與失之皆指道義也明矣書曰檢身若不及與此同意

○子曰巍巍乎章

何晏云美舜禹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朱註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仁齋以朱註爲出於老莊蔑棄天下之意而非聖人之旨而云而如古通用舜禹皆受禪有天下然其德最盛而雖見與猶不與茂卿云不與者謂忘己有天下也蓋舜禹之所以不與有天下者以堯故也舜禹皆續堯而成堯之道故忘己有天下而猶謂堯之天下

何註求天下者不見於文朱註亦非也聖人以有位能行道於天下豈可相遺位乎易曰聖人大寶

曰位孟子不言乎中於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何得謂不以位為樂仁齋非朱註則然矣以不與為如不予者牽強也若然堯舜不予之而如舜禹以盛德自取天下之謂與是不通之說也此章茂卿之解為得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包氏云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識其名焉韓愈非包咸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識其名也朱註唯猶獨也則猶準也仁齋全用朱註茂卿云巍巍乎稱堯也非稱天也唯天為大唯堯

則之故曰巍巍乎朱註高大二字貼巍巍乎非也巍巍本以山言之豈可以贊天乎又云堯典曰文思舜典曰文明大禹謨曰文命文禮樂也堯禮樂之思苞舜育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其稱大者獨堯是謂則天云

韓愈非包咸者粗也包咸謂民無識其名焉亦見於名焉之字蓋無識其名於德之謂而非不識其名之謂也朱註字訓皆似無益焉其解語意則是也茂卿之穿鑿反不穩也堯之巍巍乃是所以則天也若不可巍巍以贊天則堯之巍巍者非所以

則天與朱註之意謂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則明堯之巍巍乎則天之意也又謂堯典舜典大禹謨之文者似未能學尚書者也堯典曰欽明文思是為四德也非文之思也舜典曰濟哲文明溫恭是為五德也非文之明也大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言文德之教命也所謂文者雖要不出於禮樂然二典三謨所謂文則不可直以為謂禮樂也其說過穿鑿而反迂也

何晏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朱註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

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仁齋全用朱註耳茂卿云上有也字下無也字言其所以有成功者乃以文章也文章禮樂也苟非禮樂則不能成功若是巍巍也

何註未盡語意朱註亦未得焉如其說則上巍巍乎以為不可名者下巍巍乎以為可見者此爾此巍巍乎之詞有大小之別也豈是有別乎且何註朱註與以成功文章為二事者不協於文義斯如茂卿所云見也字可知也然茂卿以為苟非禮樂則不能成功巍巍也者不可然也雖制禮樂法度

苟非有德之巍巍則其成功亦不能巍巍是巍巍
乎所以由其德而非所以由禮樂也而煥乎有文
章則言其成功且以禮樂制度文飾之也語意詳
具於予註

○舜有臣五人章

馬融云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云其
一人謂文母朱註引馬融又云劉侍讀以為子無臣
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
馬融之解集解一本治作理唐世諱高宗也又一
削臣字以臣母之嫌也今從劉敞說也

孔安國云際者堯舜交會之間言堯舜交會之間比
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
大才難得豈不然乎朱註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
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但有此數人
爾是才之難得也茂卿云孔子之言本以人數為說
則不可言五人盛於十人且朱子翻顛為解謂盛於
斯未見文例不可從孔安國添比字最字亦未是蓋
言唐虞之際至此而後盛也

安國之解是也朱註強解焉得謂五人盛於十人
茂卿斥之者然也然安國添比字最字者可謂得

文義矣。語意自以舜之五人，比於武王之十人，而以為周最盛者明也。於斯為盛，茂卿以為至此而後盛者，反不是也。至字後字，非本文之意。

包氏云：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朱註亦以周之德為文王之德，仁齋云：周之德，通文王及武王未伐商之前言。茂卿云：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豈外武王乎？仁齋先生為是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此終其身，是文王之事，武王別有克商之事，則古來以此不稱武王，故以此章為稱文王，亦可也。

集解朱註與以周之德唯屬文王而解其至德者不是也。上文既稱武王而曰周之德，豈獨文王也哉？仁齋謂之者得焉，但未徵諸尚書，則其說不確也。且所以稱至德者，仁齋茂卿皆不得其解。泰伯至德亦非唯以恭讓稱之，其說既具於前。

○子曰：禹吾無間然章。

孔安國云：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已不能復間，則其間朱註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仁齋從朱註耳，茂卿亦非安國，而是朱註，而云與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義相同。

間然之解朱註為是矣非飲食以下諸註一意但諸說何不以大禹謨舜美禹之言為徵焉

論語羣疑考卷四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論語, 羣疑, 考, 卷, 四, 終]

